

秋室學古錄

秋室學古錄卷三

錢塘 余集

鄭詒齋墓志銘

慈水鶴浦安仁里之有鄭氏自朱南渡時始至今垂六
百年遠有世序越幾傳至溱前明貢生官按察副使是
爲秦川先生與姚江南雷黃先生宗義友善秦川生梁
康熙戊辰進士入翰林知高州府事師南雷得其學有
詩文集行於時世稱寒邨先生寒邨生性字義門紹寒
邨之業篤學能詩嗜遠遊晚號五嶽遊人以金庭洞天
竹刻爲刺謁所知棕輿桐帽翛然出塵與鄞人李東門

子君其仲也諱中節字發之號拙齋幼承遊人庭訓務
有本之學性倜儻負氣節讀書不屑章句家故多藏書
輒雜覽經史以及五行九數青鳥之學靡不瀏覽短衣
馳馬習射意豪縱類俠早歲遊秦中涉涇渭登岍岐壯
志激越悉宣渫之於詩著遊秦草以自見或有勸之仕
者君慨然曰學者不能正誼明道徒以文藝博富貴君
子恥之矧以貲進乎遂從秦中歸初秦川先生與南雷
黃先生交南雷館鄭氏最久甬東諸名宿爭師事南雷
潮戟山劉氏遺緒剏講經會究性命之旨學者翕然宗

之渡孝女江抵四明違鶴浦四五里外望見崇簷傑峙
天際巋然與紫蟾山若揖者爲君家二老閣上奉秦川
南雷兩栗主旁列寒邨下度羣籍遊人之所建也百年
以來南雷之書洊遭水火甬上遺老亦零落殆盡矣而
君家遺籍獨完好如故流風餘韻髣髴猶能道之此亦
吾道絕續之一候益歎鄭氏爲善繼也君旣歸訖無所
成就念先人之清芬延令緒於將墜皇然有守先待後
之志於是發所藏篋勤加讎比篇帙壞舛者輯褫刊正
之與天台齊宗伯召南仁和杭太史世駿同郡全太史
祖望爲友有疑義輒就裁審延名師課子嚴而有法每

朔望率諸子焚香拜閣下春秋丁日東牲以祭誠敬如遊人在時其克濟前美不忘世守視庾肩吾萬石君爲何如也與兄析箸後嘗捐田七百餘畝於郡之月湖書院宗祠有經費首傾貲爲宗人剡宗老稱之配錢氏少房錢氏有子十人曰廷圭曰如璋曰竺曰城曰安曰宸曰甲曰鴻曰佶曰慕圭璋竺安皆先卒城後君十月卒女五人孫男一人君晚年淡於世榮獨於諸子學業消長未嘗一日釋諸懷圭與竺皆庠生而竺尤有文名耽詩善病類長爪生竺之死君哭之慟近又喪安輒回廷不自禁雖善自裁抑其神傷矣竟以乾隆戊子八月二

十七日疾卒春秋六十其降辰則康熙己丑十月八日也葬以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兆在邑南大畧山之原竺初與余交宸與甲近從余遊故悉其家世宸來請銘謹詮次應銘法者如此銘曰

有閭屹崱雲飛翔六籍森列崇姚江邈邈世德遺芬芳公寶守之若球琅貽我後昆罔敢亡其躬匪羸道則光譬彼父播獲也穰相原卜吉大畧陽幽宮斥斥唯允臧厯千百禩齊瀧岡是在後嗣之賢昌嗚呼是在後嗣之賢昌

廣濟閔氏墓碣

廣濟閔貞以乾隆丁酉走京師都人士嘖嘖稱其能畫
余一日於座次見之迂緩若邵瓜疇傲岸若崔道母落
拓若張大風顧恤乎若有思芒乎若有求者知不徒以
畫也怪而問之貞乃泣然曰諒哉貞豈以畫遊哉貞蓋
嘗營先人之兆幾十年於茲封也防也樹也桓也貞庶
盡心焉耳矣不得古之立言者之文以文之懼貽先人
之病滋小子之戚也敢以請余嘉其志爰不辭而爲之
敘曰閔氏出自宿先賢之後其從支蕃於江西居南昌
青石橋之東邨號東閔者貞家所尊祖也其可書別者
曰用昇生六子長曰舜邦舜邦生玉奎玉奎生觀德觀

德生曰偉曰偉生廷柏廷柏生時應時應生應會字云
涯遷廣濟自君始配王氏生貞考諱德裕字瑞玉一字
崑岡崑岡君生六閱月卽喪考妣有執友三人曰沈君
意曰周之美曰程在謀相與鞠護之崑岡君旣長知讀
書程君妻以女且授之產崑岡君與程孺人居泊然視
世一切無所好喜讀書敦行以終其身旁通堪輿術嘗
衣短後之衣戴茅蒲之笠躡芒織之屨徧走山川原隰
相其陰陽察其泉脈而準以龍砂八六之說其合者歸
而圖其形識其區以俟求者不待指畫口授而可按籍
索也所著有堪輿一貫釋義四十卷流傳楚南北宗其

說者多比之楊筠松賴太素云乾隆辛酉歲君夫婦亦相繼沒時貞年才十有二歲君臨卒手書以囑貞曰必葬我兩人武穴東莊西北之原及期啓窆泉溢家人難之貞奉命不敢違汲泉出周坎下而封焉明日泉氣漸遠其兆而吉壤見衆始詫其術之神也君生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六日歿於乾隆辛酉四月八日年五十有八程孺人生於康熙辛未九月十四日歿於乾隆辛酉正月二日年五十有一貞旣喪考妣瑩瑩孤露哀慕之忱無所寄託慨然思學畫畫成肖人之形無不似者乃思圖其父母閉關覃精若將見之而下筆輒失其狀翻然

曰人之面豈無有仿佛吾父母者耶乃橐筆走市上陰相人有顏似者肖其顏庭似者肖其庭頤似者輔似者肖其頤且輔欣然曰道在是歸而湊成之則絕不類其父若母懊恨幾絕投筆棄去積十餘年一旦逅老人於道周睨之神情儼如也木立諦視神爲之傾老人怪問之不顧歸索筆札頃刻而就熟視狂叫曰父今在矣其圖母影也有鄰家媼初不甚似會遭疾數月始愈膚理瘦削鬢髮益蒼竟類貞母貞見而驚曰母初不似吾母也何今之肖也憶兒時曾搏泥戲母旁泥濺起被母面母怒訶之貞驚投母懷爲母拭面上泥母之眉目宛然

在貞心也見鄰母今且在貞目矣乃更圖母相如生圖
成於乾隆乙未親故見者相謂曰何幸復覩尊嚴慈形
神色澤何肖之酷耶蒼頭僕媼望拜欷歔曰是吾先主
人頃從何處歸也且更爲小幅饋食之圖貞進食父母
笏子尙忠執尊尙志執壺妻桂妾羅侍焉若忘乎幽明
生死之隔者貞之志可謂篤矣僕嘗讀明葛昕贈孔承
禮序稱承禮有神術能召仙追摸人先世亡形昕早喪
親承禮爲設壇發牒寫之七日而竣見者驚愕今貞以
精誠專一之至躬執其業而圖之執途之人以求之遲
日月以待之僕雖不識崑岡君知其必肖無疑也豈必

待攝亡魂於冥漠煩濡染於仙靈哉觀於此則其盡心於墓之石也宜矣余故爲申以敘之使陳諸墓

祭吳仲脩文

昔宗少文願畢昏嫁遨遊名山長與世謝敕漸未了勢不可罷兄事未竟兄死何遽女也待歸子也待娶而竟至斯蒼蒼孰籲嗚呼哀哉維昔外舅遷於聊城蹟溷屠釣志存青旻聚書滿家玉溫金鏗匪躬之故曰貽諸昆諸昆能賢勵志於學伯氏蜚英叔也卓犖兄爲中子同跣並蹕外舅於時崦嵫以迫柳往雪來輪單蹄隻兄曰嗟乎緊小子責親在遠遊人子所盡矧曰親遊而違親

側況今之世謀食孔亟經胡可鉏字胡可喫爰棄我耆
爰秣我車短後蒯緱從親以徂鞭絲所指信協豚魚匪
曰少年老成不如匪曰近市道義自居輿臺馬走載頽
滿塗泊奉不諱弓冶攸屬賢能敬承動罔不淑誼美賓
朋恩周僮僕窀穸允臧蘋蘩祇肅檣柱勤勞鮮用不足
以其贏金贍鄰恤族其言呐如其容樸邀其質溫溫如
玉在璞凡君之具宜壽而福人之期君必優而渥屈遽
乘鷖賈卒賦鵬化樞孰秉迺報之酷昔我蒙幼旣鈍而
駘磬縣壁立交口而哈余未有室鳩不余媒獲交君季
如彼岑苔兄題弟言謂曰可配不蔡不著室以淑妹人

方我憎兄獨子愛晨往夕還何有內外君馬息弔我車
載馳十年以來聚無幾時鳴鳥在樹蛩啼於墀我之思
君如君我思比歲示疾憊矣其疾新霜點鬢舊雪染髭
孝章不永安仁早衰知命命終曾不少遲幽明永離其
能不悲猶憶丙戌我捷南宮衆女嫉子匏落無庸詎耗
來歸君顧而歛叶謂子盛年雙丸如駛四十而仕奚不
可竢惜余衰遲不及見耳我聞此言當醉而醒君識則
驗我衫猶青我躬不閱長負幽冥嗚呼居不恤患疾不
視藥斂不憑棺皆心之忤悲不可任姑陳其略筆以述
哀墨以告情辭與楮盡淚隨酒傾魂歸來些鑒此精誠

重修儋林書院碑記

儋林書院在偏關縣治門之西南歲久將圯邑人士無以爲肄業之地者累年矣邑侯謀新之而邑人士樂成厥美各捐貲若干遂於某年月日飭材徵工易弊爲良訖功於某年月日於是堂宇整飭門垣周固藏修有地講習有時邑侯乃因友人來乞文記其事余惟國家之常制郡縣各有學置師弟子以教之書院可不必建也自宋尙理學各宗其師說以爲教書院之設漸廣其所造就亦遂多元明因之至今徧天下或因山川之名勝或卽先儒之里廬構精舍立山長以分教其屬之俊秀

其效乃足以輔學之不及偏關本河曲地爲晉之北鄙
朔明中葉三關峙峻屯兵扼險相循於干戈俶擾之間
殆無虛日國家休養百數十年嘉兵耀德教洽化行人
人爭自奮於學雍正三年改建縣治學宮書院之屬以
次而舉蓋彬彬乎有儒雅之風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或
廢也是役也實守土者之職吾知邑侯非要譽於邑之
人也抑余更有進者天下事匿名之爲美當期於實之
無忝匪人之是徇當準於心之無媿卽一書院其弊之
可僂指者有三請爲侯陳之興賢造士美政也而令甲
所班不入三載之考旣廩之出僅爲當路者之縞紵其

卷之三
弊一在官搢紳先生退食養望抗席面南擁皋比爲菟裘借終南爲捷徑守先王之道以待來者僕病未能也其弊二在師承學之士欲速見利賢者博聲氣不肖者樂徵逐而已進德修業辨志離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其弊三在士此其故何也交相炫以名而互相飾以爲徇學安得進於古哉雖廢之可也然則登斯堂者惟無忝之與無愧之交相助而已矣是則侯之志也不可以不記

重修崔府君廟碑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揆之於義而稱措之於民而安者皆

可舉也記曰有其舉之則莫敢廢祀典能禦災捍患則祀之亦禮之所不廢也杭人之祀崔府君也何昉乎昉於宋高宗之都臨安也府君生隋唐閒爲潞陽令有異政磁人尸祝之高宗在康邸奉使發相州至磁宗澤率僚屬謁於道周有百餘人文身縠衣執兵仗以繖障馬如郊迎狀帝顧怪之磁人謂崔府君出迎康王耳次日帝徇宗澤之請謁府君廟擲珓得吉帝將還磁人昇府君轎請帝乘之以就館舍而神馬隨其後事見北盟會編或卽附會之以爲神馬渡康王者妄也又按夢梁錄崔府君廟在聚景園靈芝寺側高廟之所敕建也由是

補人之祠府君也一如磁邑南壁坊有廟祀府君而以南海崔清獻公配之由來舊矣乾隆戊子春不戒於火祠燬持僧自通請於衆重新之爲殿爲寢爲門廡次第經營復剏屋五楹於殿之南落成於己亥之夏翬與巖翼實完且堅門垣周遭神靈其妥乃相與選珉紀日著德作銘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始興神德惟明治磁有聲洎宋南遷奕奕其靈神車寶馬肅然來迎帝感嘉應血食武林歷千百禩冠劒如新南壁舊宇翼翼亭亭刼燎勿戒廨舍以焚民食舊德不日更成丹碧岌業旛幢嶙峋翩其陟降

臆舉雲凝我作銘辭千載用珍縣之日月與金石存

金母項恭人傳贊

錢塘金氏有賢能慈儉之母沒且十有七年令子泳追
念懿德用昭彤管屬姚江邵太史晉涵件繫其行事爲
家傳復請余爲之贊按狀母姓項氏與齋公副室也年
二十六始歸金事與齋公二十年恭順有禮梱內外事
一畀之井井如也教子泳務讀書敦本親賢好禮宗黨
稱之以乾隆三十一年九月某甲子卒年四十有四生
子泳候補某官 誥贈母爲宜人晉贈恭人餘詳邵傳

贊曰

孝友恭順仁慈儉勤根於性也輕財樂施義勇善識有士行也綱舉目張有秩有常若朝政也倬彼家督式爾庶姬交相敬也蔚然懿德胡年之嗇畀於命也不康厥躬而令其名亦何病也班誠顧箴煒在史墳後先映也我贊不華匪媿匪盜願敬聽也

汪氏雙節贊

蕭山大義里有慈孝雙節之母曰王氏曰徐氏故河南淇縣尉汪君楷之妻若妾而進士輝祖之母也縣尉罷職客粵死時母老孤穉兩節母協力壹意事鞠之中遭家變茹荼飲檠宏濟艱難教子讀書成名進士額朝表

宅得請如例乃先後殂喪祿不逮養嘻吁悲哉輝祖念
母氏之劬勞循華陔而神盡赴告羣雅乞言永懷選珉
壽德昭示彤管哀然有匪余亦繼作贊曰

焯哉二母嬪越國前者貞松後悅柏我命不辰蹇我特
孤雛在懷髮覆額老姑惇惇壑虵偁況觸蠶蠶苦辛整
千鈞之繫縣縷纏夏屋之傾挂莛植叩叩駉虛腴與嫡
九死未許一身塞寒燈中夜冷無色兒也伊吾母刀尺
化樞孰秉報胡嗇兒未成名母枯魄天衢有路鵬振翼
隕子之材母之德越山峩峩江湜湜雙節之堂永無極
貽母令名千萬億母德未酬亦何益讚告惇史絕彫飾

懿徽千秋託貞石

跋方正學先生遺蹟

方正學先生於洪武丙辰謁朱潛溪於翰林時年才二十歲潛溪深器重之有孤鳳之目明年潛溪罷官還浦陽一時承學東南稱盛先生亦往執經凡四年盡得其學庚申秋始歸緱城而潛溪卽以辛酉卒於夔此手書送俞子巖還金華序文稿正其畱浦陽時所著觀其以學相勗而譬之於海之納物大旨在乎卑取而廣容而又推本於潛溪之所以爲教是實有當於古人贈言之義不獨其文有體段合韓蘇矩度也子巖金華人從潛

溪遊與先生爲同門友父大有敦愿好古潛德不耀子
嚴能承其學遜志齋集有與大有及子嚴書又有養素
尙志二齋記皆爲子嚴父子作此紙丹墨塗乙凡數十
處灑落有致想見其眇慮振筆之概文亦載集中標目
曰溪喻略有一二互異處或其存稿時所更定也革除
之際於先牛文字禁綦嚴殘縑斷素間有存者珍如球
璧蓋在宣德時已然矣嗚呼大命旣移明社以屋銅駝
委之荆棘玉盃散在人間其邈不可問者多矣此稿翠
墨淋漓厯灰劫而不毀誰謂忠義之氣可磨哉後有金
正希先生手跋正希大節凜凜亦無媿於先生兩美之

合尤可寶貴僕嘗謂有明三百年士君子以風節相矜
尚淫洇太分釀成黨禍識者譏之然使鑒於此而求中
行之士於姘媼醜醜之中則又未見其可矣夫姘媼醜
醜中幾見有忠義哉此卷爲吾友方君所藏僕得拜觀
敬識卷尾

跋楊忠愍公手書贈應養虛冊子

明肅廟之世朝廷端拱修立委政宰執奸相盜竊魁柄
威福自擅羣奸濟惡罔上行私詠夷善類惟恐不盡同
列之士皆引哲保嘿容之義以自全而忠愍公以一郎
官兩擊權奸身蹈不測就義西市說者比之方正學于

忠肅顧正學丁革除之變忠肅際復辟之初皆與人家國骨肉之間其嬰上怒履危機猶在意中也忠愍迺以聲罪鋤奸建言報國至陷狴牢而膏鈇鑕此非其尤不幸歟公以癸丑春正月上疏劾嵩下獄先有提牢邱秉文者維持之代邱者爲台州應德明養虛公在請室得以無恙者養虛力也此公手書贈養虛序一篇而附以他文皆表揚節烈之作光明磊落不徒以文傳也款署乙卯八月書於福堂蔬圃福堂者明錦衣獄也胡侍眞珠船云錦衣獄壁上大書福堂二字蓋本吳越春秋憂爲福堂語爲參議鳳翔王億書蓋卽其地矣然則此正

公在錦衣獄中所書去公就義日僅兩閱月耳而筆畫
整暇莊敬不愉生氣奕奕開卷令人神悚後有鳳洲寄
公哀公諸詩又吳郡王治所作哀詞輓詩數章鳳洲致
養虛一札裝成巨冊養虛世守之物也未有屠緯真吳
執御諸跋惜未有養虛手題耳方公在患難中其違衆
犯忌伸義全交如王世貞王遴史朝賓徐中行數輩外
指不多屈若夫杖斃方穌幽囚未殞之時淋漓血肉枕
籍桁楊此雖王史諸公有不能扶持乎其側矣於此知
養虛之所爲難而所全大也養虛以善視公故奸黨欲
中傷之或且以諷養虛養虛顧漠然不爲動益善公期

滿請報且詣尙書力爲請命至欲自具疏救之其品行
卓絕可不謂難乎惜明史闕而不載世竟無知其軼事
者嗟乎忠愍之忠不獲伸於君上之前而僅能孚於同
志之友養虛之品勿克昭於史氏之筆而猶不至終泯
沒於百世之後此余讀是冊而不禁泣焉爲之承臉也
昔文山拘繫囹圄汪元量以布衣周旋其間獄中諸作
多所倡和所著湖山類稿以文旣授之梓矣若養虛之
於忠愍不減元量之於文山而此冊之歸於以文亦非
偶然者他日勒貞珉以不朽之或亦足以激發人忠義
之氣也乎壬寅秋七月拜觀於知不足齋而爲之跋

跋朱北山畫冊

海昌朱北山先生名自恆康熙丁卯與同里查昇聲山
仁和湯右曾西厓同舉孝廉西厓之詩聲山之書先生
之畫一時有三絕之目其計偕北上也安溪相公聞君
善畫乃以御用屏廿四幀相屬且謂之曰若爲此高
第不難掇也先生笑曰身致君自有具公奈何欲人以
技自媒耶卒不畫亦竟以孝廉終徜徉桑柘益肆力於
畫先生畫無不精妙時王石谷輩以山水擅名吳中先
生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棄山水不復畫獨以花鳥寄
興其墨筆者尤工毘陵惲正叔初亦好寫山水石谷旣

得名亦不復作今先生與正叔所畫山水間有存者其
韻致之高師法之古皆出右谷之右而世之重之爲尤
劇而當時虛懷下物如此畫安得不工哉先生曾孫輔
地來京師從予遊以予粗知六法出此冊見示請題數
語於尾因爲書此世有周櫟園當增讀畫錄中一段佳
話也

昌化令趙公墓志銘

君諱莘字東野世爲萊陽人曾祖士驥前明進士以中
書舍人殉邑難贈光祿卿 今天子褒揚忠烈於勝國
死事之臣特旨錫諡乃得諡曰節愍祖勅進士官太常

卿父子泗歲貢生君生八歲而孤太夫人楊教之讀書
年十七入邑庠思得一第以慰母願自振奮願卒不售
門祚單弱釁生蕭牆母特憂之乃以貲爲學官得霑化
縣教諭跪請於太夫人曰兒不才籍先人力獲進身階
顧慙直不能爲不義媚上官恐不利太夫人正色曰吾
家世清白汝當貽父母令名他非所計也君爲學博無
苜蓿齏鹽氣勉諸生於道而時卹其寒令他出攝令事
有績大吏賢之不以爲干也雍正三年遷浙江昌化令
邑征輸歲有常額浮於額而征之者曰火耗君不受以
白上官上官以爲矯君笑曰吾承母命將利民願自利

乎卒不受新令至例科其所隸斂以奉令曰鋪墊銀君
至亦除之邑最瘠至不能奉甘脆太夫人喜曰汝爲廉
吏吾飲水而甘勝他人鼎肉耳其潔已奉法折獄英斷
類有循聲按院某者婪夫也所過邑輒索無厭昌化故
產茗君餽之巨筐按院且喜疑包苴焉啓之固茗也大
怒思中傷之會有邑人黃文通盜嫂事君以和奸定讞
按院者挾以脅君君佯不知而以語忤按院按院益怒
竟被劾知其事者咸冤之而公恬如也襖被蕭然策蹇
就道國門填塞霰涕攀畱者若干人君在官僅二年而
感其民如此可思也已旣歸奉母課兒杜門卻埽絕無

罷官意雍正十三年丁太夫人憂哀毀滅性黯然中傷未及執紼之期而竟憂戚以死年四十三歲時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君例授文林郎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配劉氏例封孺人贈太恭人子五人長起杲官嚴州府知府孫九人曾孫十人以乾隆壬申某月某日葬於畱衣莊南台新阡越三十四年乙巳其子之友杭州余集始爲志銘納諸墓銘曰

清且廉書下考疇執政乃顛倒惟後嗣之賢以光其先吁嗟乎天

嚴州太守趙公暨兩夫人合葬墓志銘

嚴州太守萊陽趙公歿二十年而其夫人張恭人卒於家第四子午彤官京師聞訃歸將謀合葬而請銘焉按狀君諱起杲字清曜號荷邨昌化公之冢君也昌化公既歿君兄弟讀書於峯壑別墅自相師友同應鄉舉皆屬不售而仲叔兩弟相繼死君年未四十而須頰然始慨焉有仕進志弟起杭復從與之乃以貲授閩之連江縣知縣尋改古田縣皆有能聲湖南新寧縣有囚人吳梅梅許鳳越獄同逃君執之中丞以狀聞遷浙江杭州府同知三年擢嚴州府知府將及期試童生於校士館中診氣暴卒時乾隆丙戌五月也君居官十年其在閩

也俗黠詐而健於訟君折之以剛決英斷吏民多畏之
其貳杭則盡力於海塘其守郡則率屬以正薦黜不以
私此其大略也君天性篤於孝友一本之愛以及旁枝
以至於友生多聞好學親賢友仁一時名士樂從之遊
文讌族舉忘其爲官齋也衣不重襲食無兼味寡所嗜
好而耽於書宦遊來往卷軸之裝浮於私橐鈔胥書買
踵至公庭鶴料所入大半給筆札資槩棗也仕優則學
孜孜矻矻若經生然頗喜韓柳蘇文以及太白義山昌
谷之詩所撰述多似之者工書善摸印徵歌較獵無不
擅場而操守清介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嚴郡爲浙中瘠

士清俸恆苦不給輒告貸於所親而僚屬勿之及也大吏亦頗廉其賢而將薦之而惜乎其遽以死也君之配例贈恭人李氏武定文襄公之曾孫女賢淑柔嘉先卒續配同邑張氏例封恭人君在相君無違德君歿訓子以義方讀書能成其名後君二十年而卒張夫人初議昏時李夫人見於夢曰吾子女幼君賢其善撫之張夫人感且異之及歸內外親咸稱之曰賢君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卒於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年五十有二歸葬於青柯亭南園先塋之側未有銘李夫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二張夫

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乾隆五十年六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二李夫人初葬畱衣莊不吉今以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十日穿太守公之封而以兩夫人祔焉禮也子五人李夫人出者什彤叶彤太學生丁酉三月卒張夫人出者辰彤郡學生午彤甲辰進士兵部職方司額外主事未彤甲午舉人女二人孫男六人孫女四人銘曰學之豐而進也以貲政之通而弗竟其施氣之充而壽止於斯此吾黨之所悲而造物其不可知越二十年而銘公之幽固後死者之責也而又奚辭

贈太恭人昌化令趙公配劉太君墓志銘

太恭人姓劉氏故翰林庶吉士諱圻之女故昌化令東野趙公之配故嚴州太守之母太恭人在家賢淑爲父母所鍾愛選所宜歸以適趙氏東野母楊持家峻以肅法度如朝常一不當且得罪東野初爲雷化學官後爲昌化令皆奉母往太恭人從之婉孌淑慎未嘗少有迂於其姑居官舍如其家躬自紡紝議及酒漿東野罷職又丁母喪而卒太恭人支持家政課子讀書有父道焉東野宰昌化不科民以媚上至落職無悔常曰我之能潔已不妄取者婦有助焉耳太守篤友于之愛在閩浙有清白聲父母之教然也太恭人自昌化歸養病於青

柯亭別業後以遭家多故連喪其兩兒抑沮成疾竟不起以乾隆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卒春秋五十有九卽以某年月日葬於西阜之陽卽青柯亭也初昌化公兆不吉太恭人爲營南台之阡仲叔兩子歿卽從葬焉比太恭人卒日者得佳壤於青柯亭遂營兆如日者言後幾年太守歿於官喪歸從葬於太恭人之封之側遂不耐銘曰

生於是遊死是藏子也婦也況在傍夫人處之若幃房靈氣來往極大荒雖不同穴其奚傷青柯之亭南台岡幽宮千載遙相望

秦母華太淑人七十壽序

歲丙午三月爲晉陵秦母華太淑人七十設帨之辰晉陵之俗介壽者不於誕日而於元辰亦古者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之遺制也端厓伯仲皆服官京朝而太淑人則優遊里門端厓之門下士欲登堂賦詩而遠勺克也乃屬余一言以爲之祝余惟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戴記稱爲人父止於慈然則嚴固不獨爲父言慈亦不獨爲母言也蓋以慈明其性而以嚴行其教父母一而已矣晉書稱鍾郝氏之賢曰禮法禮法者嚴之謂也徵之於今若太淑人者其足當之矣太

淑人系出南齊孝子後秦之先亦以雙孝旌其間皆爲
晉陵望族方其初嬪猶逮事其王舅王姑孝謹恭順無
違德兩代之尊章咸謂之賢禮堂先生旣通籍太淑人
修蘋蘩中饋之禮以治其內教諸子皆成通儒而端厓
與伯兄漪園先後入翰林爲朝廷所知遇前年秋端厓
伯仲同銜 命典秦豫省試而季子亦以是年登賢書
里黨傳以爲太淑人榮而不知其雞鳴昧旦考業計功
於疇昔之日者蓋有素也士君子委贄服官宜力王事
閭以內非遺之也誠有所不暇耳故古之名臣碩儒其
得於母氏之教者史不絕書而端厓伯仲異日之爲名

臣碩儒僕得歸之於太淑人之教豈私言哉太淑人內
治整飭雖乳媪寵妾聲不達戶外性節儉有禮服翟茀
之榮而不改荆布之素詩所稱女士也僕聞地之道安
貞而不易婦之道恭敬而不渝易旣以父母竝稱嚴君
而又繫之曰利女貞則吾謂嚴固不但不專爲父言一
似專爲母言之者太淑人蓋深合於嚴君之道而因以
協安吉之貞則自今以往其壽固未有艾也是爲序

祭陳寶所黃門文

嗚呼公之文章翔於鳳池公之政事臺諫實司公篤孝
友人無閒辭公拜疏牘天子是毘公才思皇宜究厥

施胡奪之速而遽觀斯天耶人耶孰窮詰之嗚呼哀哉
溯公平生麗藻春滋 六龍南飛矢音陳詩西掖早試
出納綸絲洎登左臺洊拜拾遺棱棱有聲惟職之宜五
巡畿甸牙立驄馳三典武闈月皎冰持前歲銜 命視
漕直沽艘滯利趲淤積宜疏削牘辰告 帝惟汝俞螟
蠚害稼羣飛滿邠先屬倡吏畢力逐逋芘芘豆麥克完
其初 帝嘉汝績還公於都將峻其秩俾出而圖其勞
孔積厥疾以痛未燕於室已哭於廬況有介弟四海子
由聽雨竝榻哦詩迭訓一个遽弱邈無朋儔凶問自南
祇益煩憂而公之疾愈不可瘳示疾五載以息以休嬌

鳥嚮春啼蛩泣秋歎有興來託之吟謳都官之集手自
編哀延及今茲公乃彌留某等履絢早接道義夙投白
首忽失青春之遊設祭棺前旨酒嘉羞終天此計淚不
可收哀哉

勵節婦小傳

難虞困阨之境造物者以之摩厲賢才玉成大器之具
而不必漫加於庸流也矧女子者職居內梱婦道無成
卽或生也不辰所遭非偶亦止少失所天稱未亡人天
之降割爲已劇矣未有如勵節婦之流離顛沛之至於
斯也節婦姓慕氏姑蘇人祖蘭州太守豫生父閩鄉縣

丞溶文蘭州初爲許州牧閩鄉隨侍時生節婦虞山蔣氏與慕氏有連而觀察名果者時爲許州牧蘭州旣解組就養於閩鄉而閩鄉歿蘭州復因觀察而至南陽主講宛南節婦實從節婦之壻爲靜海勵氏子名世成時亦依蔣子許遂結縭焉年才十五厯四年壻殞舅亦歿節婦與姑偕而繼其從姪恩長爲嗣於斯時也北睇津門驚心化石南吟吳會望眼迷雲垂白之姑相依爲命螟蛉之子棄去如遺瑣尾流離蓋有不堪其顛隕者焉於是近潮衡湘遠循桂海北還日下南返虞山以女子而效壯夫之長征以孤嫠而甘勞人之況瘁時或迫於

驚濤巨浪之顛濟時或阻於疾痛阨危之莫告究之莫適爲主戢翼而還緯蕭自織懷清見志而河南內鄉令汪應培者以公事赴京汪與慕固爲僚友適有人以節婦之狀告者遂因友延節婦至官舍使襄家事焉豈知同官疑謗之詞忽加於有節之筠道路傳聞之語頓興於無波之井此汪子雍門淚之所由作也而節婦備嘗險阻艱難之況豈非造物者之特厚其毒也哉

秋室學古錄卷三

秋室學古錄卷四

吳母家傳

辛丑冬余乞假還里拜太夫人於厚載之堂厚載堂者
表叔在廷昆季築以奉太夫人致潔白之養者也在廷
謂余曰予兄弟之得邀貺於天地祖宗而衣食粗足焉
者皆太夫人之厚德有以載之因以名吾堂而奉吾母
以志不忘也余視太夫人精氣內充如平時太夫人爲
予道款曲勸飲饌且問吾母起居覩縷家事甚悉勤勤
懇懇如余幼時相見日今相距才七年而母儀不可復

觀計至爲泣然太夫人壺範懿懃足爲子姓楷模流播
姻亞者余知之特稔微在廷請且將煒我彤管矧其請
耶太夫人姓嚴氏系出河南爲一哉吳公元配幼穎異
從父授書輒通解大義母氏教以女紅皆精緻父母特
鍾愛之年十九于歸一哉公爲象占公第五子而嗣叔
倬雲公後時兩姑皆在堂也太夫人具修灋視寒燠如
一諸兄以弟旣嗣叔爲謝太夫人曰豈有爲人婦而不
事其尊章哉吾不及事吾兩舅猶及事吾兩姑吾之幸
也兩姑婦我一也我敢二乎後兩姑皆享大年遂太夫
人之養者數十年一哉公懋遷吳中在家日恆少內外

事皆太夫人主之井井如也春秋禴祀有蘋蘩之風焉
好賢樂善有緇衣之雅焉務節儉勤操作有威如之吉
焉教諸子以義方兒輩自塾中歸篝燈督學日舉古人
善言善行廣爲陳說旁及書儀布算無不課之手自縫
紉紡績其旁絡緯刀尺之聲中夜不輟於是一哉公無
內顧憂相莊二十七年而一哉公捐館舍太夫人慟不
欲生客有以撫孤教子爲助者始稍稍進粥糜銜恤治
喪茹荼飲檠若將終身太夫人愀然謂諸兒曰讀書博
科第志顯揚豈不願汝曹努力今而父且不諱慮其業
之荒矣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古之訓也吾敢

違古訓以荒而父業乎遂先後廢書命長子治事於吳
四子副焉五六兩子治於其家次子則往來齊魯閒生
衆爲疾而業日益振平居自奉極儉約而於祭葬昏嫁
之事必以禮親族故舊有急難必周之有以越理非分
相干兒輩所不能堪者必曲爲之原且從其請子女孫
曾雍樂一堂輿臺竈妾體恤備至蓋厯數十年如一日
太夫人喜諸子之成立也昏嫁之畢也居室之完美也
於是乎金經禪榻爐篆瓶花二六時中日以禮拜誦持
爲課妙法蓮花經者爲佛演一切契經之主其引蓮爲
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卽有果而於果

中卽有因蓋其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也昔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卽身爲爛瓜香舌爲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太夫人持誦此經至三易弓起跪之處地陷下如雙蓮可謂淨信矣而又能推其善念至於族黨親故至於臧獲至於平等至於彼家至於異類有情之屬種種善緣不可僂指凡此者皆太夫人之厚也今大地廣不知其幾千萬里深不知其幾千萬重河海振焉而不洩華嶽載焉而不重以之厚也地道也婦道也一而已矣太夫人福德之厚區區者豈

足以盡之而在廷之以厚載名堂而奉太夫人也亦可
謂善必歸親者矣太夫人平素善自調攝年雖老未嘗
示疾大限之來若有神告時次孫年尙幼太夫人欲爲
完娶日者以次年七月吉太夫人以爲遲乃改卜正月
而太夫人以十二月病劇卽於廿六日戌昏新婦入見
命之坐執手熟視曰好好吾心慰矣廿八日晨起誦佛
號瞑目而逝時年七十有六乾隆丁未歲也異日太夫
人第四子爵嘗謂余曰吾母嘉言淑行隨在訓諭兒輩
者不可殫紀其大要曰體貼人情余兄弟佩之以爲終
身行者也余曰旨哉太夫人之言也昔人論宋韓范富

三公之賢於范文正獨以爲曲盡人情其賢在富韓右
今太夫人之諄諄戒勸其子者亦不出此嗚呼可謂賢
矣太夫人有子五人長在廷名環次琮次爵次璠次瓚
女子三人一適徐一適楊一適項孫五人孫女九人曾
孫二人太夫人以長子環援例得封太安人又以次子
琮援例得晉封太宜人

史氏曰太夫人初歸延陵余未之及也然聞其銘椒吟
絮有左芬謝蘊遺風鳴雞弋雁琴瑟靜好令人增伉儷
之重焉中年操作井臼儼然家督也晚歲始慕梵筌戒
行精嚴日以解脫世網證入阿耨多羅爲事皆時爲之

也有某女子者幼而好佛茹素自矢不嫁與太夫人極相得會家婦沒議續昏妣氏以爲言太夫人笑謝之曰此吾方外交也由此觀之則太夫人之所難顧不在此而在彼也

表叔吳在廷傳

易系家人曰嗃嗃悔厲吉嘻嘻終吝王輔嗣以爲行與其慢寧恭家與其瀆寧嚴是以初之以閑有家終之以威如吉明家人以愛爲本故以威濟之也而小雅棠棣爲燕兄弟之詩則曰和樂且孺和樂且湛丁寧反復深致其親愛之意易與詩皆聖賢垂世以立教兄弟亦家

人之屬而義若相反者何也父道尙嚴兄道尙愛愛以
輔嚴人見其用愛而不見其用嚴則兄道得矣吾於吾
表叔在廷先生有取焉君名環字在廷系出新安今爲
仁和人兄弟五君居長考一哉公捐館時君年才二十
二諸弟妹肩隨相接時太夫人嚴綜內政君承考業服
賈吳中壹意勤治乃事吳中爲商藪奇伎淫巧悅耳目
蕩心志之事縱橫雜沓於前老商猾賈末路顛躓喪其
資斧者不可僂指君血氣未定又無嚴師家督之在側
也亦未嘗奮袂絕裾去之且若浼也而神明淡定志力
堅忍諧俗隨好而泊然不亂豈易得哉藹然而仁慨然

而義與人交必以誠信雖平素極不相能者亦不忍顯
絕寒知儉戚贍恤備至積逋宿負未嘗理責古人焚券
市義遺金報知吁其淺矣遠商聞風爭相暱就故無殊
業而利市三倍嘗謂弟輩曰富所以次五福者將惟是
厭粱肉被錦繡美田宅以自奉乎抑不寧惟是乎弟輩
謝不敏君曰甕牖蓬戶敗衣縷褐之士欲行吾仁廣吾
義而力絀而情不得伸日見其德之涼而誼之愬也豈
得已也哉富者天子我以為爲善之資也大富則爲大
善小富則爲小善其力足以補天地之憾豈非福哉聞
者以爲名言君繼父業十年諸弟妹以次成立各爲舉

其昏嫁雖豐儉有不同皆中乎禮治其先世及諸父諸
舅之未葬者若干槥念厥考早殂事太夫人尤孝敬客
吳中時物薦新必先郵致太夫人而後自奉江寧孫丈
雪堂樂善好禮溫恭謹飭在吳中與君對衡居君有事
輒就裁決綜君生平謙和醇易粥粥若無能在什伯儔
伍中未嘗妄交一人動令繩檢涇渭白別人接之如春
風煦然也諸弟奉之爲圭臬亦各勤其事食指旣繁同
井合爨讓棗推梨不分爾我家日以起太夫人年益高
歲必一一歸省芳辰令序酒旨花新必與羣季情話一
堂熙熙怡怡以博太夫人懽太和之氣溢於庭除友于

之愛老而彌篤居室湫隘增其式廓旁治小圃雜藝花
竹嘗曰吾早歲勤動以至今日將優遊以終老矣有勸
之仕者謝曰吾未嘗學問敢製錦以誤國乎且 聖恩
寬大許納粟以邀封吾得封以榮吾親足矣於是援例
候選州同知封太夫人爲安人君方頤廣顙體素豐厚
健啖乙巳夏途次觸熱歸以冰簟寘地坐臥移時風中
於足頗不良於行丁未冬居太夫人喪哀毀中坐苦出
益以寒濕疾加劇竟以戊申六月二十四日卒時年五
十四初娶高續娶金子文濠娶孫氏女三人

論曰君以伯氏持家三十餘年與羣季處怡怡如也而

用嚴之道絕不間焉卒無嚙嚙之吝何哉君束身圭璧克勤克儉非禮佚志之事不一涉焉其律已何嚴也律已嚴則表正而無不正斯善用吾愛矣至其以富爲爲善之具不特其存心利濟高出儕偶且深有合於洪範旣富方穀之旨聖賢之用心也豈淺學所能道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皇清例授文林郎知將樂縣事信亭王公墓志銘

文水王公信亭余同年禮科給事中鍾健之伯兄也以拔貢生充覺羅官學教習期滿授福建之將樂縣知縣赴官次杭州邁寒疾以卒其孤奉喪歸其鄉里葬有日

矣給諫乞銷於集以集與給諫舊能悉其家世君在京
又嘗通往來見其爲人篤恭而好學謹愿而少文使得
竟其用必有以自見惜乎其遽以死也謹取其族系行
事敘之曰君始祖爵由洪洞遷文水五世祖希鴻仕明
爲閩縣主簿攝福清邑事有惠政曾大父嗣昌庠生大
父璵康熙丙子舉人考侯慶太學生世父侯度歲貢生
繁峙縣訓導未赴任卒自大父以下皆以給諫貴贈如
其官君年十四喪父授書於世父爲文章有條理以乾
隆三十年貢成均以三十八年充覺羅官學教習以五
十四年授將樂令明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杭州年六

十有一今以某月日歸葬某鄉某原銘曰

君諱鍾文字曰孟章籍世三晉文水其鄉蚤喪厥考好學無荒乃有難弟竝連齊驤年甫弱冠食餼於庠矮屋屢躓而名不彰弟捷南宮兄貢太學竝遊於京人方二陸爲官學師勤以厲屬期滿拜命汝績是錄庸汝作宰需次銓軸八閩南疆維邑將樂有社有民汝其予牧捧檄南下星言駕夙卽次杭州疾發隱伏錢塘江干舍有止鵬其所蓄積如玉蘊璞吁其嗟焉豐才嗇祿君飭內行肫誠淵懿臨世父喪哀至禮備教其弟三勿縱勿遂給諫在朝母郝就養疾亟遠告君戴星往比來已遲

泣血泚頽銜哀籲呼不可俛仰家有傑閣祠司祿神旁
啓塾舍以淑後生雍正己酉汾水流橫屋以傾圯學徒
雲奔世父力絀欲建未能君纘厥緒以潰於成邑有叢
祠奉商先王禮有其舉廢之不祥風雨鳥鼠摧其屋哀
君謀新之翼哉堂皇昔人有言于湯有光凡君之爲動
罔不正施於一邑其職必稱惜也未仕無所設施我銘
其辭乃止於斯君夫人梁克協來教丈夫子三厥長曰
褒圖德謙德同遊庠膠某山某原在邑南郊旣固且完
墳四尺高

胡母壽序

京師爲畿輔重地輪廣物博羣材景附百族聞輳奔走
其閒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攻取旣久莫不各遂其欲
以去何也去古寢遠士鮮恆業仰事俛育非以其材力
爭不可卒得雖有詩人白華之心而不能不違宣聖遠
遊之戒此亦時與勢爲之也山陰胡君肇鎋昆玉遊京
師旣久思謀升斗之祿以奉其母而母夫人以今年仲
冬五日當八十開秩之辰里黨親串將於其時躋堂稱
慶令予以羈滯京國久曠子職若深以爲憾焉者請余
一言以自釋且以爲洗爵揚觶之助余初未詳太夫人
聞德在京師得見肇鎋昆仲始悉太夫人爲吾鄉望族

幼嫻母訓言歸於胡克勤克儉以相夫子遭家不造太翁早歲卽世甫三十而嫠藐孤三人長才八齡幼未晬歲也月苦霜清之夕熒熒在抱孤露無助太夫人誦鴟音瘖口之詩鮮旨畜御冬之具躋危險阻支拄爲勞灰荻熊丸痛自鞭督令子漸以成立至今蓋五十稔而太夫人已垂垂老矣令子念母氏之劬勤懼修名之不立里門終老欲致潔白之養而無由於是幡然入都將謀所以榮其親者其迹似乎輕去其鄉違親絕裾者之所爲而其殷殷祿養之心蓋未嘗須臾忘太夫人焉太夫人茹荼齧檠以母而兼父之事而又爲人父之所難爲

以終其身將欲其子晨昏修灑旨甘罔缺以自樂乎抑將欲其起家成名干祿遂養介景福以榮晚節乎吾知太夫人之志當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肇鏤昆玉之滯淫京城將母不遑者固太夫人之志也而又何憾焉人生遇合無常朱翁子年五十始得郡肇鏤今年逾五十矣安知無非常之遇合來於旦暮行且綵衣板輿以奉太夫人於耄耋之年諸福百祿之來集吾固不卜於令子成立之時而操券於太夫人辛苦備嘗之日也請持余文以侑一觴焉

山陰孟君壽序

經之言壽考者莫詳於詩顧多頌禱之辭未嘗深究其理宣尼詳於言仁而言仁之功則曰仁者壽是言仁卽有當於言壽矣孟子私淑孔氏其要旨在於盡心知性立命事天事天者性也立命者壽也聖賢雖不言壽不言命而其葆真繕性守一養和之理孔孟一源迄無殊旨曰仁而已矣山陰孟君明章爲子興氏八十世孫其遠祖隨宋室南下始居浙中君稟性修潔於世俗浮榮外羨一無所動於中讀書不應科舉會心處頗有名理兼通祿命堪輿家言其與人論命也以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非

有所謂窮通休咎存於中也所謂養之以福者惟全吾
仁而已仁主靜靜則無欲無欲則不擾不擾則有以全
吾天而立吾命其他或不可知而永年則決然無可以
疑此眞子輿氏養心寡欲一章詮疏豈俗師圭臬聿斯
科律琅琅者所能道哉所居郡城巖壑競嫩春秋暇日
輒策杖以領山水之趣祖父咸善丹青君世其學郡人
稱丹青家必屈指何氏蓋自君祖初冒何姓以丹青名
故郡人至今競稱何不稱孟也明年五月爲君六十攬
揆之辰長君塏在京師援例分發東粵將歸爲君先期
稱壽而乞予一言以爲躋堂之祝余浮湛京師十有餘

年足不渡錢江涉西興且久矣初未嘗一識君而君言
命之緒論時得於鄉人之傳述頗遽其言以爲君真不
愧亞聖苗裔哉人能因君之言而紬繹其意之所屬以
全仁而養福則君之言皆可以爲教所謂仁人之言藹
如其利溥矣而君之克享大年其又奚疑焉於塏之歸
書此以致祝未同而言或者其免矣是爲序

楊明府壽文

良吏與能吏孰賢曰良吏顧八計五要二十七最書上
上考者良吏什之一能吏什之九上以爲取下以爲應
不惟良惟能此雖私言然準之於今恆不爽將何以勸

在位哉曰仁者必有壽良吏必有後此天所以陰勸之也天道遠徵諸人南山有臺美爲民父母之君子也其卒章曰遐不作黃耇則壽之說也又曰保艾爾後則有後之說也門人新城楊迦懌好學能文貢成均其尊甫翊亭明府以孝廉爲學博歷宰劇邑有聲今以秦之鑿屋令致仕服官三十年顧不得膺上考超擢以去徒以年老乞歸自肆於深山長谷之間以自頤其天年其知者恆惜之然吾於茲益信其爲良吏不虛也昌黎氏之於楊少尹也以其年滿七十致仕歸其鄉至比之二疏以爲榮南豐曾氏之送周屯田也亦以士之老於其家獨

得其自肆以爲樂然則古之流連致意頌美於其所知者誠不在爵秩之日益隆名位之日益顯而在乎安居几杖膳羞被服委蛇其身而益閒室煩除薄而益安爲有以自樂也今侯之居官其於巨源中復不必盡同而其老而辭事脫然榮利之外則與昌黎南豐氏之所稱若有合焉夫昌黎南豐氏之學其遠於流俗也審矣人而得合於昌黎南豐氏之所稱其遠於流俗也又審矣而人之爲侯惜者猶以老而去官爲憾其人之學之識爲何如哉侯今年七十兩足雖患風而神明不衰迹懌文日益工其仲季亦以佐貳試用於外省書所謂身其

康強子孫逢吉惟侯兼之區區一官又烏足動其意耶
迦憚歸其爲我歌南山有臺之詩以爲侯侑一觴且以
告時人之爲侯惜者

蔣泉伯考具詩引

制義尤難於小題賦詩莫窘於詠物以其方員寓器規
矩因心深文隱蔚功在密附求之字句之間得之神理
之表其謀篇豎義之旨同也疊山謝氏之論文曰小心
蓋小題之玉鑰虛谷方氏之論詩曰著題誠體物之極
軌也今之操觚家連行接句肆情高下縱橫揮霍無不
如志正如淮陰將兵公孫舞劍令人神駭目眩而不能

已及其狀一物體一情費詞或戾捶句多疵求其爲病
瘦之承蜩養由基之射蝱蓋邈乎不可驟得者矣泉伯
承尊甫東橋先生家學自制義詩古文詞外凡天文律
算素難聿斯王遁青烏之書罔不究心而日涉以極其
趣可謂博矣又以其細心苦吟抉剔幽隱以盡物之情
狀而昌之於其詩若近日所撰考具詩三十首其一班
矣風檐矮屋況味都諳擬諸形容言逾親切蓋不啻其
蜩之承而蝱之貫也余卒讀之覺文場角逐之景如在
目前少陵翁之長鑣昌黎氏之短檠別有寄託泉伯之
爲此豈徒然哉

蔣泉伯沽上雜詠詩序

自唐以來專以七言絕句爲一集者若王建花蕊夫人之宮詞羅虬之比紅楊廉夫之竹枝張青父之百一其他爲遊仙爲詠史爲雜事爲權歌代有作者連章累牘或以徵引爲長或以風調取致謀篇易就流響易工矣近日吾杭沈吳諸老作南宋雜事詩作者七人人各百首搜羅羣冊不下千餘種務以擴摭淹博爲能微傷氣格乃說者謂足補田氏志之缺略非漫然也蔣子秋吟今夏客津門匝月歸而以雜詠百篇見示且曰此大半燈前酒後之作行篋又少書蕪陋不免焉余惟津門軼

聞遺事前此無聞焉非如西湖巖壑幽秀甲東南南渡
二百年之流風餘韻散見於陶九成周草窗潛說友諸
公之所著錄者得以資其掇拾而摭擷焉而秋吟興到
筆隨不計工拙成篇削牘竟與之埒可謂豪矣異日有
爲長蘆徵掌故者曷以此詠爲談藝之一助乎乙卯八
月

陝西鄉試錄序

代

乾隆歲在癸卯屆直省鄉試之期夏六月禮臣以陝西
考官請得 旨命 臣秦潮偕 臣某往董厥事伏念 臣家
江左世受 國恩 臣謫陋軀材乙酉歲 聖駕南巡以

諸生獻賦 行在 召試一等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
書嗣成進士 簡列詞垣 鴻慈疊被分校禮闈者二
分校京兆試者一出典豫試者一視學安徽者一茲復
恭膺 寵命校士西秦省躬循分慙悚滋深謹與 臣某
星馳赴陝入闈進學 臣所錄士若干人而局試之齋心
公愼悉力甄閱得士如額擇其尤者若干首恭呈 御
覽 臣例得颺言簡端 臣竊惟文章者道之散見於外學
之蘊積於中者也而經義尤爲近之國家以之收攬人
材多士以之先資敷奏使非經術裕而體用明誠不足
以與於選也雖然鬱積之不厚則能官人者奚以歌棫

樸涵濡之不久則樂育材者何以賦菁莪此殆扶之以
形方而未沐浴於神化者之憾乎我朝

列聖相承百數十年純懿醴化覆育無窮

皇上稽古右文淩邁前古而於興賢造士之法 飭誠

綦嚴章程尤愼煌煌 聖訓垂在令甲海內操觚之士

罔不知所率循烝然丕變關中爲豐鎬舊宅鎮以二華

之龍嵒繚以八川之漫漭扶輿磅礴代有偉材洎明中

葉兵戎氣揚儒雅風沮雖河岳將鑠其英光矣若乃涵

泳乎 聖涯之日久沐浴乎 文教之日深則豐鎬鄠

杜之精靈積石龍門之峻偉有不應嘉運而效珍貢靈

奇於王國哉士生其閒固宜踊躍奮興勉爲馮翼孝德之彥以上酬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至意矣臣雖闇識不克探珠元圃
辨璞崑山而恪遵 架訓甄拔審詳不敢使淫厲輕側
之辭雜進而希詭遇以壞士風此則臣之亟欲自勉而
不敢以庸駑諉謝者也

河南鄉試錄後序代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鄉試屆期秋七月禮臣以河南考
官請得 旨命臣燾往典厥事臣泉副之臣江南寒峻
世受 國恩臣自乾隆己丑幸成進士與臣弟潮先後

蒙 恩同在翰林某年復 簡充文淵閣校理悉力編

摩毫無報稱本年六月 臣 弟潮既奉典試秦中之 命

茲復畀 臣 以司衡重寄 恩綸疊沛循分滋慚聞 命

之餘若罔攸措爰與 臣 某計日就道按期入闈率同考

諸臣齋心甄第得士如額錄文若干首恭呈 睿覽 臣

例得綴言簡末 臣 惟四子六經之書古聖人沖穆之微

言經猷之盛軌也制義之旨在乎明經經明而后道明

道明而后治明故以經義試士行之數百年而不改而

國家亦籍以收用人之效焉承學之士不揣其本而惟

苟且剽竊之是求艱僻詭遇之是習此學者之過而非

制義之失也我

皇上文思光被樂育羣材 聖訓煌煌首以清真雅正

樹之鵠而且更定經書之舊格申嚴磨勘之新規杜竇
緣而絕姦慝裁僞體以端士趨海內操觚之士固當潛
移默喻烝然向風久矣豫省當天下之中河淮汝洛汭
漳鄴泉流澄其中山川錯落風氣淳懿梁園賓客鄴下
才人聯鑣振響侈美藝林顧鄒枚鍊賦競尙綺靡王徐
緣情徒工鏤琢孰如多士今日之遭逢 聖世涵泳

醇醲百有餘年有不矯首厲角爭先濯磨於 聖人之

化乎 臣銜 命襄事夙夜兢慄於經義必準諸理衷諸

道以蘄合於聖人之旨而又參之詩律以覘其心聲博
之策論以窺其蓄積凡夫庸庸險怪者汰斥維嚴庶幾
因文以見道由學以達政以仰副

聖天子育材造士之盛心而匪徒騁雪苑之妍辭侈建
安之斧藻已也此則臣之所望於多士而籍手以拜獻
者矣

三登堂記

代徐補桐

恕旣監浙漕之明年用節財制乘時趣工撤堂之舊而
新之閱兩月輦奐嚴翼實完且堅戟門繚垣瞻覩以肅
題其牘曰三登羣吏咸以記請初監司舊廨在蛾眉山

之麓北連寶月右繞西湖志所稱南堂也康熙初參議
劉公始從今址雍正己酉辛亥閒副使朱公兩葺之當
時以內署爲衙齋而以南堂爲廳事蓋未嘗偏廢也迄
今蛾眉之舊堂走鼪鼯藂荆棘旣不復視事每當調發
之期弁旁胥午唯茲堂是躋雨虐風饕丹堊蝕色蓋四
十餘年矣漢書食貨志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
平三登曰太平糧儲非親民之官職之要領曰裕國曰
恤民而其端期於有年有年則天府充轉輸便不賸不
擾上下交足浙漕在前史無明文唐時浙東西運至七
十萬石已視諸道爲獨多今國家之制歲有常額軍國

之需唯東南是利恕奉 命來浙監祝漕儲政通人和
歲屢大稔惟正之供下不乏度支之費上有贏吾職不
旣報最矣乎誌曰三登葢以慶余之遭也今之士夫縻
多金以營私宅而視官廨如傳舍有風上雨鳥鼠漂搖
曾不之恤豈得稱儉德哉夫事有緩亟貴權之於禮而
裁之以義踵事飾美好大自憲固不足述而因陋襲簡
苟且自塞豈職之宜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詩曰百
爾君子靖共爾位斯堂者位之所在而余之修之乃其
禮也謹記

吳門武林會館碑記

四民惟農安厥土而不遷士人舉鄉貢則必趨京師有
常地也商賈無常地視其業之所利以爲嚮故士授館
惟京師徠商以館都會之地多有之矣吳門武林會館
者杭人之所建也厥業曰綾絲之屬也周禮縫人掌之
挫鍼治繅利在女紅吳綾蜀錦魯縞齊紵地有良產而
杭綾之名足以相埒杭與吳壤密邇四方之人不之杭
而之吳則不得不移貨以就鬻移貨以就鬻則杭人之
在吳者亦寄耳歲有計月有會出必稽入必管通商易
賄權衡損益所言公則公所宜顧久不得其地僉聚而
議適吳縣蔣家橋西有姜氏屋一區買得之改弊爲良

加以丹堊中奉明神循俗之制也始於乾隆丙寅三月
董事者爲羅君曙明張君輔臣其後基址日闢堂宇日
新次第經營積有歲月而閤之制未高也壬午歲韓
君浩洲改作之神寢之龕未安也今年春孫君景昌飭
治之春秋佳日合樂肆祀躋堂朋酒尊德尙齒雍雍秩
秩可以觀禮可以伸信豈徒謁舍云乎哉工旣竣孫君
緘書京邸以告余曰敝館自丙寅至今歷三十年經畫
始具規制粗完使無以記之懼後人之以弁髦視也敬
以屬君余惟一人之事不患無志而患無力故其難在
謀始衆人之事不患無力而患無志故其難在持久今

孫君以同業之事不恤勞勩至欲載筆以垂永遠若惟恐後之人之以公事廢也可謂有持久之志者矣因書此以復孫君并以諗諸公焉若夫屋宇之建置度支之多寡同列之姓氏具載碑陰使知所考云

跋祝京兆書

希哲楷書極有醞釀有晉宋人規格草法得力於外祖徐武功故雖狂縱放逸而矩矱自在同時若衡山六如輩莫之抗也詩亦詞旨藻發昔人謂其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爲皮陸而或又謂如盲賈張肆頗有珍玩位置瑣雜殆過論也此卷手書三詩揮灑自如又極謹嚴有

法晚年合作也嘉靖於壬午改元乙酉爲嘉靖四年先生時年六十六歲次年丙戌先生卒矣同年念湖司馬官山左得之以卷中有登太白樓詩欲刻石於太白樓下出以示予屬爲跋後念湖爲政風流此其一端矣

陸氏壻哀詞

士媚學以干祿兮農力穡而希逢年此兩者之大較兮舉一世而皆然胡瞻爾庭有餘糧兮乃登其堂而不見子之來前家人告余以溘死兮儼素旒之在筵忍一慟而聲吞兮悲填膺而涕漣我不見曾幾時兮乃生死之相捐豈二豎之潛於太陰兮少醫匠之十全竟遺蛻而

棄俗兮迫日薄於虞淵噫嘻痛哉我不能熟返魂之香
而又不能賦招魂之篇徒和淚以釀酒兮無一滴之及
泉我初稅駕於琴川兮子方在志學之韶年就外傳以
冀遠到兮用勵志於曩編憑蹇脩而爲理兮爰申之以
婚姻悲我女之淑慎兮映玉樹而交榮洎訪我於夷門
兮就甥館而禮成計結縭其十載兮占蘭夢之無憑又
屢顛於名場兮掇芹香而無繩幸昨歲名列泮林兮望
宮牆而屏營願發軔而徂天門兮胡一蹶而心驚邀青
衿以畢志兮概一世之功名悲顯揚之未遂兮或者年
壽之我羸乃又促我以歲華兮欲叩天閭而冥冥竟撒

手於懸厓兮渺不顧親屬之依依逝者其苟有知兮聽
我片言之相規子有衣服胡勿曳而婁兮子有書策胡
勿居與稽兮子有田疇胡勿耕以畚兮子有垂白之親
兮胡勿潔南陔之奉也子有式好之弟兮胡勿效大被
之共也子有相莊之婦兮胡勿挽鹿車而相從也子有
靈其來歸兮虞之山峻以明兮琴之川濶以清兮招眞
之治降眞靈兮興福之院茂繁林兮魂有靈其來歸兮
無徒使我老淚之橫襟也

顧母周夫人節孝詩序

忠孝節廉生人之美德也人所同具而節尤婦人之專

美女以夫爲天不幸而喪所天安常處順事親課子苦
節能亨謂之節若迫於事勢陵於強暴矢志不回謂之
烈節與烈不同道而其爲難則一也聖人知其難故旌
式之典不殊而文章家多以詩歌頌美之此恤懿瑤華
之作爲不悖於古也吾鄉顧司馬考敷五夫婦竝故無
子側室周年僅二十餘撫其兄子爲嗣教養克盡其道
使門閭無恙乃得成立卽司馬也母享壽七十司馬綵
衣晉觴明年乃歿司馬痛烏私之未遂傷護景之遽摧
赴告羣雅頌嫩揚輝上自簪豪珥筆之儒下及巖穴幽
棲之士咸抒盍各無不斐然積久成帙用付剞氏此一

編也母氏無它之志司馬不匱之思皆可見已

龔吟臞傳

君諱臞身字深甫號吟臞少與伯仲兩兄同就家塾而君尤穎異是時城東之僑稱三龔兩嚴兩嚴者古緣鐵橋兩孝廉三龔則君家昆仲也君少卽工詩而仲兄春潭亦喜言詩風雨對牀兄倡弟和率以爲常杭堇浦先生自嶺南還掌教邗江安定書院君從之遊邗上諸名士若沈沃田蔣春農金棕亭江雲溪輩皆相與題襟接席發藻聯吟於紅橋碧浪之間由是詩益工名益振武林素稱詩藪厲徵君樊榭先生爲詩壇祭酒一時學者

翕然宗之而君亦闢其門而涉其奧遊魏塘刻魏塘倡
和詩一卷乾隆壬午舉孝廉己丑取中正榜授內閣中
書旋入

樞廷行走惟謹劉文正公于文襄公當國咸以爲能甚
器重之時與伯兄匏伯同官內閣賃屋而居合箸同車
無分畦畛伯兄性嚴重造次不苟君則英姿煥發與人
酬酢輝映四坐而其胸無城府則同也故朋好中與君
兄弟相友善者愈曰伯也如玉季也如晶蓋不易之論
也君屢應禮部試不售丙申隨

輦熱河癰發金臍亟歸京逾月而卒稿中有病臥自述

一首蓋絕筆也春秋三十有七君易簣時諸子皆穉幼
守正猶在母也匏伯督教之如己子閱幾年長履正以
館資就鹽場大使分發廣東今擢感恩縣令次麗正嘉
慶丙辰進士由禮部郎擢徽州太守今遷蘇松觀察先
是匏伯無子君命爲匏伯後次繩正以廩貢除鄞縣訓
導次京正由從九陞清河知縣次守正壬戌進士改庶
常今任詹事府中允一門之內莘莘詩禮之華奕奕簪
裾之盛亦足以慰君素志矣余與君同鄉舉又申之以
婚姻故知君爲稔觀察方輯家譜屬爲傳書其所知如
此嗟乎士生當明盛之時而又夙抱可以致君之具遂

巡就職以躋高位亦分之宜而乃遇合不沮於同朝文章不吹於拙目徒以疾疢之撓於厥躬而齋志以歿亦可惜已躍龍津而尾頰干青雲而羽折古今安有極哉

龔母陳恭人傳略

夫人姓陳氏仁和人蓋前福建延建邵道芑洲陳公之季妹而前雲南楚雄太守匏伯龔公之淑配也夫人行三女兄弟七人幼有淑問太公聞其賢爲太守委禽焉太守乾隆己卯舉孝廉己丑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洊升禮部郎中外擢太守夫人皆從之內政秩如也京曹清約夫人持以儉郡守用繁夫人節以禮故在京無絀而

在外不靡事太公先意承志太公側室王孺人待之以
禮處妯娌和敬無閒言太守弟深甫中翰與太守同時
入內閣清俸所入合箸同車無分畦畛中翰盛歲殂謝
元配少房亦相繼逝遺子五人女二人瑩瑩孤露不絕
如綫夫人撫之如已所出鉅而就傅細而縫紉長而授
室壯而服官恩義交盡今中允守正爲中翰遺腹子尤
愛憐之夫人生一女無子以中翰次子嗣焉卽今觀察
麗正也而諸郎亦皆鵲起雖太守義方訓敕於外而夫
人之助而成之者豈其微哉太守出守滇中太公以遠
道不赴越數年夫人請歸以待養比還里太公卒太守

奉諱歸亦不復出夫人安桓少君之素而不以綸翟爲榮太守高仲公理之志而不以纓組自累鄉黨稱之王
子夫人卒

干祿字書跋

閣齋儀部以校正干祿字書定本屬余重書付梓寫成爲之跋曰顏氏自黃門以文學顯精六書訓詁考訂之學一傳至小記室思魯再傳至祕書監師古三傳至號州刺史昭甫四傳至豪州刺史元孫元孫之弟國子祭酒惟貞實生魯公黃門有證俗音字五卷思魯之弟內史愍楚有俗書證誤一卷師古兄弟四人同時被召校

定經史昭甫爲勤禮之子師古之姪亦明詁訓師古撰述必令昭甫參訂元孫爲昭甫長子此書乃其所撰以辨正字體爲大凡亦卽黃門證俗內史證誤之義也六書自變篆行隸字體最爲厯雜西漢之末吏民上書字或不正有舉劾之令元帝時許祭酒作說文解字六書始就釐正然其流風餘習猶未盡革沿及六朝歲久復變偏旁訛舛正俗混淆至不可訓豪州此卷實中流之一壺也顧其所舉通俗各體未及詳載爲何時之繆俗後人竟以爲昉於唐人非也蓋嘗考之如蟲之爲虫見唐扶頌龜之爲龜見桐柏廟碑从留之字或從昔見州

輔碑醫之爲醫見衡方碑茲或從廿見桐柏廟碑或從
卅見孔宙碑徽之爲徽見劉寬碑虛之爲虛見張遷碑
圖之爲圖見城垣碑攜之爲携見三公山碑頽之爲頽
見侯成碑因之爲因見尹宙碑珍之爲玕見祝睦碑坤
之爲𡵓漢碑皆然冠之爲冠見景北海相碑寬之爲寬
見楊震碑鰥之爲鰥見曹全碑牽之爲牽見唐扶頌遷
之爲遷見景北海銘鳶之爲戴見張公房碑專之爲專
見韓勅碑權之爲權見譙敏碑焉之爲焉見鄭固碑僥
之爲傲見西狹頌巢之爲巢見韓勅碑臯之爲臯臯漢
碑皆然牢之爲牢見史晨碑曹之爲曹見孔和碑訶之

爲呵見造橋碑蠶之爲蠶見張遷碑舍之爲舍見武榮
碑邪之爲耶見史晨碑莊之爲莊見武梁祠畫像牆之
从書漢碑皆然旁之爲旁見韓勅碑臧之爲臧見衡方
碑爲臧見武斑碑剛之爲剛見景北海銘羌之爲羌見
馮緄碑章之爲章漢碑皆然京之爲京漢碑皆然明之
爲明見夏承碑盈之爲盈見白石神君碑輕之爲輕見
景北海銘庭之爲庭見鄭固碑劉之爲劉漢碑皆然流
之爲流漢碑屢見畱之爲畱漢碑皆然鄒之爲鄒見孔
宙碑牟之爲牟漢碑皆然霑之爲沾見魏受禪碑郵之
爲邨見孫根碑能之爲能漢碑屢見講之爲講見武榮

碑氏之爲氏見韓勅碑此之爲此漢碑屢見徙之爲徙
漢碑屢見旨之爲旨爲旨漢碑屢見軌之爲軌見尹宙
碑兕之爲光見孔宙碑峙之爲峙見郭冀州碑恥之爲
耻見譙敏碑巨之爲巨見周憬功勛銘所之爲所漢碑
皆然楚之爲楚見武梁畫碑敘之爲叙見史晨碑又見
景北海銘舞之爲舞見脩華嶽廟碑取之爲取見李翊
碑土之爲土見衡方碑又見白石神君碑虎之爲虎漢
碑皆然體之爲體見堯廟碑又靈臺碑又張遷碑啟之
爲啓見周公禮殿記隱之爲隱漢碑屢見本之爲本見
白石神君碑兆之爲兆漢碑屢見搗之爲搗見張煥頌

兩之爲兩見周憬功勛銘竝之爲並見曹全及夏承碑
義之爲義漢碑屢見類之爲類見老子銘器之爲器見
張遷碑資之爲貴見樊安碑毅之爲毅見魏呂君碑御
之爲御漢碑屢見著之爲著見堯廟碑又見靈臺碑數
之爲數漢碑皆然慕之爲慕見熊君碑又靈臺碑度之
爲度見魯峻碑顧之爲顧見樊敏碑又街彈碑歲之爲
歲見鄭固碑爲歲見孫叔敖碑害之爲害見武榮史晨
桐柏廟諸碑最之爲最見蔡湛碑壻之爲壻見唐公房
碑繼之爲繼見陳球後碑閉之爲閉見張遷碑裔之爲
裔見張壽碑又張納碑藝之爲藝漢碑屢見賴之爲賴

見孔宙碑又桐柏廟碑介之爲小漢碑皆然戒之爲戒
見袁良碑晉之爲晉見張遷碑儔之爲儔見曹全碑建
之爲建見景北海銘榮之爲榮見郭仲奇碑操之爲操
見校官碑耄之爲耄見陳寔碑赦之爲赦見魏上尊号
表況之爲況見上尊号表寇之爲寇見陳球後碑譖之
爲譖見曹騰碑聽之爲聽見三公山碑富之爲富見石
經殘碑質之爲質見周憬功勛銘隻之爲隻見張表碑
夏之爲夏見孫叔敖碑叔之爲叔漢碑皆然肅之爲肅
見張納碑督之爲督漢碑皆然篤之爲篤見孔宙碑屬
之爲屬見楊統又劉寬又桐柏廟碑足之爲足見上尊

号表朝之爲𠄎見孔和又華山碑邈之爲邈見孔彪又
孔羨碑从霍之字或作霍見鄭烈碑膝之爲腓見鄭固
碑悉之爲悉漢碑皆然从𣎵之字或作𣎵見李翊夫人
碑逸之爲逸漢碑皆然厥之爲厥漢碑皆然勃之爲勃
漢碑皆然突之爲窵見張納碑拔之爲扶見張納碑敍
之爲敍見樊敏碑節或从卅從亼漢碑皆然決之爲決
見周憬功勛銘蔑之爲蔑漢碑無從戌者鬱之爲鬱見
周憬功勛銘策之爲莢見景北海碑迹之爲跡見王純
碑直之爲直漢碑皆然飾之爲飭見韓勅碑色之爲色
見史晨又鄭固碑穡漢碑皆從靑棘之爲棘見梁休碑

稷之爲稷見靈臺又袁良又張表碑或之爲或漢碑皆然劫之爲劫刀從刂見武梁祠畫像其餘偏旁通俗未易枚舉此書所不載者亦從略焉夫亦可以知其傳習之所自來固非唐時作俑也至其卷中邱隴字作北按北字古作𡗗傳寫家脫去末筆一畫乃訛作北爲不可訓耳至可否與否泰字不同宋李文仲已指其謬未知豪州何所本而吳任臣以爲見宏明集當再考之至商虫妬等字自有音義而概以爲商蟲妬之俗體此其疎也魯公原石久亡蜀本又剜缺今得儀部精校頓還舊觀可爲豪州之功臣矣至魯公爲豪州從子世系具在

不待深考而徐鍇說文祛妄以爲從孫殆涉筆之誤不足辨也書中字不盡合說文豪州自序云去其太甚故不復更正姑仍其舊余書本文旣斟酌不使乖鑿而注字多信手不拘閱者勿謂自忤其例也又案宋婁氏機著廣千祿字書五卷見陳氏書錄解題今不傳僕竊取其義另爲編輯俟書成當續刻以問世云